



罗远潜

罗远潜（1943年—）广西合浦人。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曾任《广州美术研究》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协常务理事，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广州文艺创作研究院艺术研究室主任，一级美术师。作品经常参加全国性重大美展及出国展览，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及各种奖项，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

早年以版画知名，尔后转攻工笔人物画及写意中国画，意境与诗情并重，刻画精微，内涵丰富，重视传统技法的钻研，广泛吸取西方美术的优秀成果，兼收博取融为一体，具有阳刚之美及鲜明的个人风格。曾举办个展及多次联展，皆获好评，被誉为学者型画家。

其工笔重彩不论巨幅大幛，尺幅小品，皆诗情在怀，《观沧海》《天马歌》《鸿门宴》等作品，力图画出历史之沧桑、浩瀚、博大、宽宏，运用中国古代绘画的色彩、造型、技巧，又揉进了华夏古代历朝之雕刻、汉画像砖的朴拙浑厚的气韵与内魂；并探索运用现代西方绘画技法与工笔重彩的融合，显现出兵阵庞大，马壮兵强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阔。

精晋不已 艺必大成

罗远潜，男，1943年出生于广西合浦，自小酷爱美术。1968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广东省某个海滨小城任教。在此期间，罗远潜一直于学业之余搞些美术创作。

1981年，罗远潜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此时期前后，他以版画名传画坛。他的表现南海渔民题材以及一些历史题材的版画作品，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他的木刻《正气歌》《炎黄之子》等，也为他后来的历史工笔画创作埋下了伏笔。他对历史情有独钟，平时交谈，往往是三句难离史，以史说画，以史说情，以史说人生，使朋友受益匪浅。

罗远潜常常借古人挥管运毫以抒怀，他绘汉唐之风范，写生命之绚丽，抒胸怀之磊落，展史诗之图卷，激民族之正气。

罗远潜在读史、研史中得来的思考和探索，促使他选定了以当代画家中较少人选择的工笔人物画来表现其对历史的思考。他对汉唐气魄的表现手法，使他的作品是一种“致广大”气势，而他对工笔人物画的精微刻画又使他的作品是一种“尽精微”之作。“致广大，尽精微”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同时又是难以和谐的矛盾。罗远潜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易攻克的矛盾课题，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后，他在矛盾的攻坚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罗远潜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了。那时候，在全国和广东省、广州市的展览会及美术读物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版画或连环画作品。七十年代末期，罗远潜有机会进入广州美术学院深造，并在八十年代初取得了版画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而后留校任教。1989年，罗远潜进入人才济济的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任艺术研究室主任。

罗远潜曾任《广州美术研究》主编。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协常务理事，广州市美协副主席，特聘广州画院画家，一级美术师。作品经常参加全国性重大美展及出国展览，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钟情于传统文化

1990年8月，罗远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画集《远潜古人物画册》。画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远潜在艺术上的兴趣所在。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谁为英雄，谁为竖子，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不知怎的，近年来我竟怀着这难以说清的心绪，以传统的手法画了一批古人物。我画得兴奋，真诚而且投入。”在这种说不清的心绪支配下作出的选择，对罗远潜的知识背景已作了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应该忽略，罗远潜的大学时代曾在历史系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在当代画坛流派纷呈、英才辈出的格局中，他显然无意于继续在版画、连环画领域与同行争一高

低。他的历史素养，使他在同辈艺术家中拥有能在古典人物画领域大显身手的潜质。换言之，无论从学画素养还是文化积累来看，罗远潜都堪称是学者型的画家。他绝非那些司空见惯、满足于借古人衣冠来炫耀笔墨的“才子”。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和场景的情节安排往往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性。他所描绘的对象，往往有着特定、具体的历史依据。他更多地从相应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氛围中追寻表现母题和表现程序。他那些取诸佛、道经典和隋唐遗事的卷轴，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华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熏陶。

众所周知，罗远潜是由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画家。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造型观念，以及在版画艺术中得到强烈的、黑白两极的色彩感觉，既成为罗远潜百尺杆头更进一步的资本，同时也成为他进入工笔重彩古人物画这一最富于传统意味的表现领域的负担。然而，罗远潜没有避难就易或勉为其难，用既有的表现语汇去削足就履，以表现“古意”的内涵。在他的古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借鉴了隋唐卷轴形制和石窟墓室壁画的风神反复地尝试着把版画艺术、现代平面构成趣味，与勾线填彩的传统写实语汇融为一体，而且十分成功。

如果说，这种风格的综合在《古人物画册》的一些作品中还带着某种试验意味而显得“生硬”的话，那么，在他的另一批作品，如《逐鹿图》卷和《马球图》中，这种“综合”已成功地奏出了强劲有力的和弦。显而易见，《逐鹿图》中控弦弯弓的人物行列追踪了敦煌唐代壁画和唐三彩的轨范，猎犬和群鹿甚至还带着脱胎于敦煌北魏本生图的某些痕迹。

然而，罗远潜并不是被动地对传统的造型语汇进行趋影求形的模仿，他所着迷的是他所理解的表现母题与蕴含于上述传统图式中的文化氛围的契合。强调对象饱满的生命体量、在运动中突出形式的结构能力和节奏美感，使罗远潜的作品成功地对传统的审美观建立密切的血肉连系的同时，亦有效地传扬了现代设计意念的形式美感。特别是《马球图》，着意强化人物奔马的结构力度和运动节奏，使母题潜在的生命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罗远潜为人刚朴宽厚。他在古典人物画中追求的狞厉阳刚之美，显然与他个人的性格、修养互为表里。赋予对象圆满的生命形式，礼赞生命，礼赞古老灿烂的传统，包括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古老的“传说”，这一切，使罗远潜在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锲而不舍的韧性并由此而步入了光风霁月的境界。

历史工笔画

经过多年的实践，罗远潜走出了一条以历史为题材的工笔画路子。

罗远潜工笔重彩，不论巨幅大幛，还是尺幅小品，皆有情怀，尤其是他历年来的数幅力作，如《观沧海》《天马歌》《鸿门宴》等，一幅接一幅，都是沥血呕心、殚精竭虑的巨构，画家在这系列作品中，力求画出历史之沧桑、浩瀚、博大。

我们站于其作品前，不难看到，罗远潜力图研究和运用中国古代绘画的色彩、造型、

技巧，又揉进了华夏古代历朝雕塑石刻、汉画像砖的朴拙浑厚的气韵与内魂，并探索运用现代西方绘画技法与工笔重彩的融合，凸现了兵阵庞大、马壮兵强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恢宏气势，表现出气吞万里的壮气。

罗远潜在其工笔重彩历史画中，重史、重诗、重意境，力求切合其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以当代的眼光去俯瞰历史，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描绘历史。在罗远潜的作品中，汉、唐两代的题材占了大多数，作品体现出一种“汉唐风骨”。即使不是汉唐题材之作，罗远潜也有意识把“汉唐风骨”融入其中，演绎出一种华夏风度与华夏精神，这正是罗远潜读史、研史、画史的精髓与选择所在。比如《魏武观海图》是三国时代，《东坡射猎图》取自宋代，《春风得意图》是田园抒情题材，而在他的笔下，皆写入一种汉气唐风的壮气。此种汉唐气其实就是一种华夏气、东方气，这正是他的工笔语言，同时也逐渐形成罗远潜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内蕴。

在罗远潜选择的历史工笔画中有两个难以攻破的难题：一是历史题材豪壮气魄的追求与工笔画精细之对立；一是史实的真实规定性与情怀抒发之对立。而罗远潜是如何突破的呢？正是情思与诗境的追求，使他把这两种对立统一了起来，并取得了突破。

罗远潜是一位思维活跃的画家，其作品尽管以阳刚气势、场面壮阔的历史工笔画为主，但正因为他的思绪是多向的，因而其艺术路子是宽广的。罗远潜画的是传统的工笔人物画，然而画家并不止于安于以传统的工笔技法技巧去表现历史，他使用的，已远远超越传统的工笔技巧，而运用了不少现代版画艺术、现代平面构成趣味与勾线赋彩的传统写实工笔语汇融为一体。现代艺术及西方绘画的光、影、时空叠幻的观念与技法竟十分和谐地熔于其工笔当中，使人从其作品中既看到古意史味，又潜有现代意识、现代技巧、西方绘画意念与技法。这是罗远潜在历史人物工笔画中的一种开拓耕耘。

读罗远潜的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工笔人物画，脑海中默然涌出“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一古句。前句说的是时间（古今），后句说的是空间（四海），都现于须臾瞬间的画面。罗远潜的画正是在瞬间中吐纳历史的诗。

画仕女马球图

罗远潜画仕女马球图，已有十多年的历程，后来，他更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题材进行探究，就像传统中国画的梅兰菊竹，多种构图，不同风格，工笔写意，横披直幅，册页扇面皆可成画。可以想象，画时心情舒畅，没有负累，健康活泼礼赞生命。画后感觉充实，不腻味不厌倦，像是一座刚开发的矿藏。

郑板桥有诗“各有灵苗各自探”。一直探索下去，或许还会有更好的收获。仕女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一个单独的科目，有深远的渊源。苏东坡有诗云：“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说的正是杨玉环和赵飞燕。当今的电视荧光屏上常常看到在T字形台

上进行着表演的时装模特，一个个身高体长，瘦骨嶙峋，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如摇风摆柳，那傲岸飘逸的气质倾倒着台下如醉如痴的观众。这似乎又是一种领导世界新潮流的审美时尚。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生命的自然状态，不假修饰的真实存在才是最美的。杨贵妃之妹虢国夫人就稍懂这一点，“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这叫“素面朝天”，如此岂不更美。唐代妇女以健硕为美，喜户外运动，具有泱泱大国的气度，马球运动便是其中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唐代妇女恰似春天的花木，得到沃土的滋养，阳光雨露的照灌，自由地舒展、延伸着强健的枝叶，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这是种最佳的生命状态，也是罗远潜作仕女马球图选择唐代妇女的原因。而唐代丰富的图像资料及文史典籍则为他的仕女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形象库存及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仕女马球图之所以吸引着罗远潜不断去画，还因为在表现对象上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从比例上看，马大人小，马匹大块的形体结构，在构图中起着稳定作用。特别是前景起着主导地位的马，它可以左右局面，它是否画得好往往是决定因素。罗远潜一般把那匹马画成黑马或深枣红色马，这样才压得住阵脚，才能分清主次，白马在对比之下显得更白，灰马、花马才更好显示出它们的各自色相。

有道是“红花要用绿叶衬”，绿叶从体积上说比红花要大，但红花虽小却更引人注目，是主体。仕女马球，马是绿叶，仕女是花，绿叶的作用是用以衬托红花的娇美的。画马要大胆泼辣，大笔落墨，笔下生风，画出力度和狂猛的气势，为画仕女作好大的铺垫。仕女要画出运动状态中的健捷同时兼具女性特有的娇美。马的刚猛、仕女的柔美，一刚一柔形成对比可平添画面的生机和意趣。在不同的画幅中，罗远潜设计仕女不同的服饰和发髻。在有些作品中，罗远潜画上仕女的披帛，用行云流水的笔致，画披帛随着奔驰击球的动势飘舞摆动，也能使画面丰富活泼，更富于浪漫情趣。

应该说，罗远潜画仕女马球图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起码要画出两人两骑以上，才有相互争斗呼应的场面。罗远潜在幅面较大的画中，会画上五至六骑人马，画扇面或较小的册页时，前景画两人两骑，一主一从，作交叉状，如韩干《牧马图》的遮挡法，省去很多东西，无须面面俱到，东西画得越少画面越精到就越耐看。在背景上则以极淡的笔墨，解决远处奔来的一骑人马。或近处只画一人一骑，远处画两人两骑往前奔来也可以，灵活机动。有时也可以给自己出难题，同时画几张相同组合的画，如三人三骑、五人五骑，探索同异，锻炼构图。

办美术杂志

1980年，罗远潜等几人受命创办《广州美术研究》杂志。它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管的内部美术刊物，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编印。罗远潜曾任《广州美术研究》

主编。

《广州美术研究》的办刊主旨，就是介绍、记录广东省、广州市美术创作活动和当代美术艺术家创作状态，立足挖掘和研究岭南美术历史与现状，探索新时期美术动态与走向，弘扬岭南文化精神。

罗远潜很是专注于杂志的编撰工作，坚守着视觉审美个性和美术史料研究的专业角度，从约稿、审稿、编稿、校对、印刷到寄发，层层严格把关。及时向局主管部门提交样稿，让领导知晓动向。审稿专家及领导对编印内容、版式风格、印刷质量均给予好评。

《广州美术研究》就这样办了下來，一路风风光光。在外人眼里，办这样一本美术杂志，往往会是先有文章理论，而后才有画作出世。好在，“烹调”杂志的是罗远潜等四人，他们是“厨师”。

罗远潜等人，在办刊越来越难的今天，挺了好多年，硬生生把《广州美术研究》保留了下来，积攒了极好的声誉。倘若挤不出时间来作些画，能怪谁？而他们几个，也办了杂志，也画了画，也联展了画，齐头并进。幸子画画，算的是总分，要走到最后才算数的。

有业内人士对罗远潜的做事风格进行了精彩点评：

他，硬硬沉沉重重，戛戛有声，上古骨气，一泻笔端，精雕细描中，有雄风在；叙事绵绵中，有感情在。力，是追求的审美走向；沉，是深蕴的气质内含；实，是张扬的技法特征。远看近看，毕竟是南方一条汉子！

是不是有点梁山好汉的风骨与风范？

有人把画画的人比作朝圣的苦行僧，孤身行大漠中，苍茫而孤寂，风沙饥渴，方向难辨。但如能坚定信念，天上的日月星辰皆可为向导，只要坚持，自可穿越戈壁，踏上阳关大道。有时经过长途跋涉，也有精疲力竭的感觉，那也不妨“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停下脚步，稍事歇息，欣赏一下眼前满是生机的自然风物。绘画创作过程，伴随着画画者的人生历程，永远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本人提供的资料改编）